

开·卷·书·坊

温暖的書緣

徐魯

开·卷·书·坊

温暖的書緣
徐 魯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暖的书缘/徐鲁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8

(开卷书坊.第3辑)

ISBN 978-7-5326-4207-6

I. ①温…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4062 号

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杨 凯
技术编辑 顾 晴

温暖的书缘

徐 鲁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4 字数 120 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207-6/I·238

定价:3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512—66700301

温暖的
书缘

小书店之美(代序)

徐 鲁

二〇一二年岁末,我离开了服务二十多年的出版界,调到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工作。办公室和寓所只有一墙之隔,这不仅免去了每天上下班路上的拥堵之苦,也给我省出了不少时间。我暗自告诫:珍惜时光,不要浪费点滴时间,从容读写,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谓“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其中一项,就是清理和编辑自己两台电脑里的各类文字和图片文件,“打扫战场”。我估计,要把长长短短的数千篇文字清理干净,也许还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做完的。那么就先从内容比较集中的做起吧。

去年,先是把历年来写下的有关小说阅读的文字整理了出来,编成了两本书:《不这么写,我难以办到·三十年阅读小说记》、《发现故事的秘密·二

十四堂小说阅读课》，这一类文字就算清理干净了；接着把有关湖北本土儿童文学作家们的评论文字清理了一遍，辑为《湖北儿童文学评论集》一书，又算了结了一类文字。到岁末时，又把近两三年来的读书和谈艺小品类文字整理出了几组，便是这册《温暖的书缘》。如是，一年的闲暇时光也就消耗完了。即便是这样，我仍然还是感觉到，时光真是太匆匆了。“时间哪儿去了？”确实是个恼人的问题。因此，也就愈加真切地理解了鲁迅先生从《离骚》里集的“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鹕（鸩）之先鸣”这个对句的意味。

承蒙子聪兄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嘉纳，使这一册小书忝列《开卷书坊》新一辑中，这是我的荣幸。蔡玉洗先生和子聪兄主持的《开卷》与《开卷书坊》，柳暗花明，山重水复，已逾十载，惠人多矣。确如黄裳先生前所叹，“子聪之贡献伟矣”。而存在我的心底的那份感谢与温暖，自不必说了。

小书编就，原本只想写一篇短小的后记了事，正巧又碰到了一个小书店的故事，那就

索性再多写一点，权当“代序”吧。

世界上有不少著名的书店，往往隐藏在某座城市的某一条僻静的街道的拐角处，却成为了这座城市文化地图上一个不可错过的“景点”，甚至能吸引着从外地来的观光客，必以“到此一游”为荣。

这些书店的魅力，往往不是因为它们的大，恰恰是因为它们的小；也不是因为它们有多么华丽、高雅和喧闹，而是因为它们的简朴、单纯与安静；当然，还会因为它们有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故事。

我们通常比较熟知的，例如位于塞纳河左岸、巴黎圣母院附近 BUCHERIE 街三十七号的“莎士比亚书店”；位于伦敦查令十字街八十四号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在电影《查令十字街八十四号》里，这个小书店被女主角海伦派去侦察的好友形容为“狄更斯时代的书店”）；位于香港旺角洗衣街（后来搬至西洋菜街）的“新亚书店”；位于纽约第十二街与百老汇大道街角处的“斯特兰德书店”……更不用说那号称世界上规模之最大的、位于东京神田神保

町的“神田古书店街”上那些栉比鳞次的“古本屋”了(据说,这里聚集着将近二百家旧书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居住在上海时期,经常的去处就是“内山书店”,也是一家可以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里的小书店。

所有这些书店,无一例外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的被写进了文学史、文化史,有的被写成了小说、戏剧和电影,有的就留在它们所在的城市的永恒的记忆里。

然而,这样的书店毕竟不多。美国老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旧物余韵》里如此感慨:“在我此生中,我的感官见证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分量日益轻薄,滋味愈发寡淡,华而不实,浮而不定,人们用膨胀得离谱的货币和欲望,来换得伪劣得寒碜的商品和生活。”这样的形容,也可以借来描述我们走进今天的许多大而无当、毫无书香气息可言的所谓书店的感受。

百草园书店,名字取自鲁迅先生的那篇著名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它位于武汉市武昌

区华中师范大学西门一侧的一条小巷里，所有面积仅有三十平方米吧，店主和店员加在一起，也只有一个人，是一家真正的“小书店”。但它是目前这座城市里最“火爆”和最富知名度的书店。

店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名字叫王国林，看上去清秀而机敏。因为爱书，他对自己书店里进出的每一本书，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他报名参加了某卫视台的《最强大脑》节目，用自己的记忆去挑战“书架检索”的技能。节目组从他寓目的三十万册书籍里，随机挑选出了三千册放进了演播室，然后请观众任意取出一本书，让他报出这本书的价格、作者和出版社的名字。王国林竟然能够一一答对。虽然最终他的记忆表现没能继续赢得冲刺“最强大脑”的机会，但他在节目中流露出来的对书的热爱，对书店的理解，对读书的坚持，却深深感动了场内的评委和观众，也让全国各地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记住了他和他的“百草园书店”的名字。

天津的著名诗人、在《天津日报》工作的老朋友宋曙光先生，大概就被小王的事迹所感动的观众

之一吧。他特意打电话给我，再三叮嘱，让我去寻找一下这家小书店，去看看这个小伙子。曙光兄可能还担心我深居简出惯了，怕麻烦吧，所以又特别强调说：“为嘛一定要去看看呢？因为像这样爱书的年轻人，少见。”

春日的一个午后，我去寻找“百草园”。小书店所在的这条小巷，并不难找，这是附近几所大学的学生和老师们经常流连的一条“文化街”。一家家店面栉比鳞次，多是一些创意手工、时尚饰品和鲜花、彩妆之类的小店。“百草园”是其中唯一的小书店。

年轻的王国林果然一个人在小书店里忙碌着，一会儿给顾客找书、介绍书，一会儿到柜台边找钱、结账。因为许多人都是“慕名而来”，买完书还要跟他合个影，有的还要他在书上写几个字、签个名。看得出，小伙子对每一位顾客都很热情友好，其中不少人显然是这里的常客，我听见他们在跟他开玩笑：“你怎么不去上《非诚勿扰》？”王国林笑着回答

说：“还是《最强大脑》影响大……”

小书店大约有两三万册书的规模，以文史哲类为主，文学书最多。也有一些适合大学生们阅读的比较时尚的生活类读物。书把小店的四壁塞得满满的，偶有一点空间，就可看见小王自己写的一些书香小语，例如：“百草园只与好书有关”；“最吸引人的还是书店风景”；“百草园是你的‘书天堂’”；“为了人和书的相遇”，等等。在门口的玻璃橱窗里，还有诸如“阅读的水平”之类的阅读提示。

趁着小王稍微空闲的时候，我和他简单地闲聊了一会儿。他说，自从上了那个节目后，他的小书店已经火爆得不行了，顾客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可以卖八千元的书，现在每天大致都能卖大几百、上千元的书。他说，他会凭着自己对书的喜爱去选书，因为门店小，空间有限，他只选他心目中的“好书”。我随便问了近期出版的几本书的名字，包括我自己的新书，他可以不经思索地回答说“有”或者“没有”。我说出某一类书，例如常写书话的一些作者，他马上就报出了王稼句、薛冰等人的名字，也知

道他们的书大多是哪家出版社出版的。

小王是河南信阳人，从小就爱书。小时候去亲戚家时，最让他迷恋的地方就是书柜前。读中学时，常到县里的书店去蹭书看。到武汉读大学时，经常节衣缩食，有一半的生活费是用来买书了。二〇〇九年大学毕业后，因为出了一起事故没办法去上班，就想着开一家小书店。他向两位朋友借了几万元钱，加上手上的一万多元，终于梦想成真。这个小伙子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有主见、自信。我建议说，可以考虑把墙壁上的这些电影海报和剧照之类的装饰拿掉一些，留下少量的即可，换上一些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的黑白照片，例如萨特的，乔伊斯的，他马上说：“那样会给读者一种沉重感。”我说，这么多书为什么不分类陈列，那样读者不是更好找书吗？他说：“小书店是不需要分类的，我一个人也没有时间去做分类。”讲得真是头头是道，十分专业。我问他，既然这么喜欢书，喜欢阅读，平时肯定也爱写点什么吧？“写点微博，”他说，“但也不能多写，尤其是现在，关注的人很多，写多了，会被吐

槽,被看成是矫情。”一想,还真有点道理。

说到“最强大脑”,他一再强调,他没有刻意去记忆,重要的是喜欢。带着强烈的热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肯定可以做得好。他说,做一个小书店,也是这样。是的,所有的小书店的美,都会来自热爱,对书籍,对读者,对文化,乃至对自己心中那份梦想的热爱。

“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把诗人郑愁予先生的这句名诗里的“诗人”二字换成“书店”,也是多么恰当。书店的灯光,是照耀着人世间的最美的灯光。愿小书店散发出的芬芳书香和小橘灯般的光芒,永远熏染和照耀在城市小巷的拐角处。

二〇一四年农历春分前夕,

写于武昌东湖梨园

目录

001	温暖的书缘
009	耕堂识小
014	追慕前贤
021	毕竟是大师
028	知己文字
032	编辑风谊
037	几人相忆在江楼
041	永不褪色的“小经典”
047	郑超麟老人的回忆录
054	老一辈人的书房
059	试看红梅一幅
063	曾卓先生与书
066	曾卓纪念集编后记
069	一篮祭果

075	心灵的献礼
085	遥念故人,应知羞惭(一)
092	遥念故人,应知羞惭(二)
096	楼房湾书事
100	海光农圃和苍柏园
109	三十年的牵挂
115	梅花册页
120	能不忆江楼
125	《笛声中的艺术》序
132	漫画家的薪火
139	水静流深
149	鹤立霜天竹叶三
155	藏书票上的“小清新”
162	我们误会了巴尔扎克
166	往事依稀芦花岸
172	二十年前的一册《诗魂》
179	牛津的苹果

185	裁书刀下
191	“豁然开朗，簇生卷耳”
196	乡土之爱永恒
200	《刑场上的婚礼》三十年
212	《往事梦影》及其他
216	囊萤映雪
220	纪念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228	大江不择细流
236	杏花春雨江南
243	年年岁岁一床书
247	“金蔷薇”的故事
252	“顾我垂髫初识字”
258	温暖的初冬

温暖的书缘

闲暇时,我喜欢逛一逛旧书铺和旧书摊。倒不一定是像一些旧书收藏者那样,怀着明确的猎书、淘书的目的,有时纯粹只为感受一种故纸芬芳,享受一下翻阅旧书的好奇和乐趣。那些曾经出入过许多人家、因为各种原因而流落到书店和书摊的旧书,也确实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何为“手泽”。正如查尔斯·兰姆所说,一个真正的爱书人,只要他还没有因为爱洁成癖而把所有的老交情都拒之门外,那么,当他从旧书铺获得一部旧版的《汤姆·琼斯》或是《威克菲尔德牧师传》的时候,无论这些书上有着怎样污损的书页和残缺的封皮,它们对他仍然会具有无限的吸引力和亲切感,它们的破损也只在表明:肯定有无数位读者的拇指曾经伴随着欣悦的心情,一遍遍翻弄过这些书页;也许它还曾经给某一位贫穷的缝衣女工带来过欢乐和幻想……在这种